

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編

民間文學 搜集整理問題

第一集



上海文藝出版社

7

研究所

民間文学搜集整理問題

第一集

編輯者 中国民間文艺研究会

*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上海永嘉路 25 弄 8 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証出 094 号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

开本：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8 9/16 字数：160,000

1962 年 12 月第 1 版

196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300 册

統一书号：10078·2105

定价：(九) 0.74 元

編輯說明

近几年来,由于各地民間文学的搜集、整理工作普遍开展,关于搜集、整理民間文学应遵循的原则和进行搜集、整理的具体方法,引起了民間文学工作者的普遍注意和探討。为使討論更加深入,以便更好地开展中国各民族的民間文学的搜集、整理工作,我們編选了《民間文学搜集整理問題》,准备今后分集出版,供大家参考。

本集所收各文,以討論“忠实記錄、慎重整理”的原则和方法为中心,是从一九五六年以来报刊上討論这个問題的文章中选輯的。文章的排列以发表時間的先后为序。另外,还附录了《民間文学》編輯部整理的《怎样搜集、整理?》(来稿綜述)和《关于搜集整理工作的各种不同意見》两篇文章。

由于我們占有的資料有限,这个集子会有漏选或其它方面的缺点,希望讀者給予批評和指正。

中国民間文艺研究会

1962年10月

目 次

民間文学需要百花齐放、百家爭鳴	
.....《民間文学》社論	1
人民口头創作的三种整理方法	朱宜初 9
慎重地对待民間故事的整理編写工作	刘守华 17
讀《慎重地对待民間故事的整理編写工作》	
后的几点商榷	李岳南 24
談民間文学搜集工作	刘魁立 32
必須勇敢跃进一步	陈瑋君 49
关于整理民間故事的一些意見	巫瑞书 55
整理本应忠实于口头材料	思 苏 66
关于刘魁立先生的批評	董均伦、江源 73
《談民間文学搜集工作》讀后	丁雅、李林 82
試談民間文学的記錄与整理	刘 金 92
談談民間故事的記錄、整理及其他	刘 波 102
民間故事的搜集、整理和研究	蔚 鋼 116
也談民間文学的搜集和整理	星 火 125
关于記錄、整理及“再創作”問題	陶 阳 136
也談民間文学的記錄、整理	王 殿 147

我对搜集整理的看法	张士杰 158
再談民間文学搜集工作	刘魁立 164
从調查研究說起	毛 星 180
談各民族民間文学搜集整理問題	賈 芝 195

附录:

怎样搜集、整理? (来稿綜述)

.《民間文学》編輯部 245

关于搜集整理工作的各种不同意見

.《民間文学》編輯部 260

民間文学需要百花齐放、百家爭鳴

——《民間文学》1956年8月号社論

在民間文学的花园里，已經开始出现了百花齐放的新气象。

近年来民間文学的搜集、整理工作，日益引起广泛的注意。这是我們的社会主义文学艺术事业的极其重要的构成部分。毫无疑问，我們的工作还仅仅是开始。摆在我們面前的，是我国各民族的无限丰富的民間文学宝藏，需要組織力量，大力加以发掘和研究；我們还必须改用巨人的步伐，才能赶上社会主义建設的迫切需要。

正当我国社会主义建設大步前进的时刻，党中央和毛主席提出“百花齐放、百家爭鳴”的方針。这一方針将促进我們的文艺和科学的空前的繁荣和发展；对于开展民間文学工作說来，也恰恰是合乎时宜的。因为我們既需要“百花齐放”，也需要“百家爭鳴”。我們必須在民間文学的搜集整理工作中提倡“百花齐放”，也必須在我們的研究工作中实行“百家爭鳴”。不难預計，只要在我們的工作中貫徹这个方針，創造必要的条件，我們就会在不长的时期內，使这

座新辟的花園迅速變成一座開放着各民族的多種多樣的民間文學花朵的奇妙的花園；我們的民間文學的學術研究工作，也就可能從開步走儘快地達到科學研究的高峰。

十多年前，毛主席在他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及其他著作中，早已指出應當重視人民群众的創作，應當繼承民族文化和優良的文學藝術傳統，這些珍貴的指示得到了文藝界的一致熱烈擁護，並且和民間創作有着血緣關係的新的人民文藝業已取得了巨大成果；但同時，輕視民間文學的錯誤思想還是存在着的，甚至曾經達到興風作浪的地步，使得人民創作升到“大雅之堂”來並不是一帆風順。胡風宣傳民間文學是封建文學，是登峰造極的著名例子。其他輕視或忽視民間文學的現象，至今也並未絕迹。輕視或忽視民間文學，或總覺得民間文學沒有什麼，不完全是由於資產階級文藝思想或貴族老爺的觀點作祟（這當然是主要的）；對民間文學的缺乏接觸和了解，也是造成對它的冷淡或誤解的重要原因。民間戲曲和民間音樂的會演，引起了人民對民間文藝的喜愛和重視；《阿詩瑪》及其他一些少數民族的民歌和民間故事傳說的發表，贏得了許多人的贊美和驚異；這種認識的改變過程，就是一種最好的說明。相反的，我們還看到，有些人在解放初期只看到了一些地主與長工之類的小故事，就認為中國的民間故事只有那些“簡單的”、“單調的”東西；後來看到了少數民族的優美的傳說，有些人又認為漢族沒有好東西，或者懷疑藏族的寓言是否從外國的寓言中抄襲的。可見認識的改變過程是複雜、曲折

的，来得很不容易，也可见民族虚无主义的悲观論調并不难取得市场了。照胡风或类似胡风的观点看来，民間文学方面当然不会出现什么花园，而不过是一片古代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废墟，或者是在这废墟上生长的几株不耐观赏的小花小草而已。可是事实越来越嘲笑了民族虚无主义者的論断的荒謬，而且还将給予他們一些严厉的、出乎意料的答案。还应该指出，产生輕視民間文学或对民間文学認識不足的根本原因，还是不承认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創造者。因为既然瞧不起劳动人民（这里說的是实际上，而不是在理論上），自然也就难以相信劳动人民会有什么优美的艺术創作。

各民族民間文学作品的发掘和整理，是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設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只有在人民群众当权的时代，表现劳动人民的艺术天才的、富有智慧和幻想的民間文学，才能从一向被賤視的地位登上“大雅之堂”，显出“廬山真面目”，并且露出它們的全部光彩。

例如藏族的《咕咚》、《凤凰和葫豆雀》等寓言，《青蛙騎手》等故事，蒙族的《嘎达梅林》、《紅色的勇士谷諾干》，彝族的《阿詩瑪》，維吾尔族的《阿娜尔汉的歌声》、《木馬》等故事，納西族的《人类迁徙記》、《猎歌》，苗族的“古歌”、《苗王张老岩》，傈僳族的《逃婚調》，僮族的《一幅僮錦》，这些作品不能不引起讀者的衷心贊美；許多形式不同、风格不同的民間詩歌，象藏族的“拉伊”，蒙族的“好力宝”，回族的“花儿”，僮族的“欢”，南方各省的四句头山歌等等，都各有其优美的

佳作；民間藝人、歌手的作品象高元鈞的《武松傳》，毛依罕的《鐵牯牛》受到了廣泛的歡迎；漢族的民間故事，除了《牛郎織女》、《梁山伯和祝英台》等著名傳說和《地主與長工》一類簡短的生活故事而外，象《蛇郎》、《石榴》、《找姑鳥》、《龍三公主》、《山東長白山區的傳說》、《禿尾巴老李》、《望娘灘》等那樣富于幻想的民間傳說和童話，也漸漸多起來了。

目前人們已經能夠讀到漢族許多地區和二十多個少數民族的各種口頭創作。在我們的民族大家庭里，各民族都有自己風格獨特的民間文學，而且品種不一，多種多樣；每一種形式都是一種花。這些種類繁多、各種各樣的民間創作，是勞動人民長期創造的精神的珠寶，永遠給予人一種藝術的享受，也是培植和繁榮社會主義文學的土壤。無論為了前一種目的，或為了後一種目的，都應當加速步伐，讓我們很快地看見這座百花盛開、琳琅滿目的花園。而為了這個目標的實現，就必須大力進行艱苦深入的搜集整理工作，也需要繼續同輕視民間文學的錯誤傾向作鬥爭。

其次，要發掘我國民間文學的豐富寶藏，使各族人民的優秀的口頭創作都能經過記錄整理而完美的列入文藝寶庫，還必須反對搜集、整理工作中的胡亂修改的現象。

整理民間文學作品是一種複雜而艱巨的工作。整理者對他的工作對象需要作一番深入的研究，並且在着手整理的時候，採取虛懷若谷，十分謹慎的態度。舊時代的作品，往往不免含有封建性或其他落后性的糟粕部分，剔除糟粕無疑是應該的，一字不動論的繁瑣主義是錯誤的；但是何者

为精华,何者为糟粕,里面却大有文章,而不是法官老爷式的简单判决能够区别清楚的。对于反映丰富多采的现实生活的文学作品,特别是内容距离我们的生活太远的旧时代的作品,粗暴的简单判决,很容易把一篇好作品轻轻一笔勾销;根据这种简单的判决来进行整理加工,也就会把民间原作涂改得面目全非,弄到可笑的地步。例如不愿意承认描写公主的爱情的故事是好作品,也不愿意承认描写断案清明的法官的故事是好作品,因为它们“歌颂”了剥削阶级或剥削阶级的“爪牙”;例如有的《蛇郎》里描写的是货郎的二女儿因嫉妒、自私而陷害她的小妹妹的故事,整理者却硬要把它理解为阶级矛盾,索性把货郎改为地主,而把勇于自我牺牲的漂亮能干的妹妹改为长工的女儿,以为这就合乎“阶级观点”了,诸如此类。今天在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工作中存在的主要危险不是一字不动论,这种迂腐的学院气倒还好些;而是庸俗社会学在作怪。庸俗社会学在“左”的词句的掩护下,往往可以把读者唬住。而且庸俗社会学的观点也是很容易产生的,它可以产生在“词严义正”的教条主义者身上;也可以产生在仅仅是由于政治热情很高、而又对文艺缺乏基础知识的人们的身上。此外,也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有些人把整理民间文学作品和创作混淆起来。其一是别出心裁地往民间的原作里加入了一些个人主观臆测的东西,叫作“丰富”了民间文学作品,不管这种“丰富”实际上是画蛇添足,而不是作品的有机的一部分,也不管是否破坏了民间作品的原有风格;其二是对民间原作进行了一些加工,

便署名为个人创作，那改好改坏，似乎可以文责自负了，可是在读者看来，分明又是民间的作品；其三是，把自己模仿民间作品编出来而还没有同群众见过面的东西大胆地列入民间文学。这样做的结果，糟蹋了民间文学作品，还让人真伪莫辨；不是让那些需要经过科学的批判、整理的民间文学显出“庐山真面目”，而恰好是在“庐山”的云雾上又盖上了一层云雾，或者在本来没有云雾的“庐山”上新添了云雾。以庸俗社会学的观点修改民间文学作品，把整理民间文学作品和创作混淆起来，这两种做法自然也不能有助于使民间文学达到“百花齐放”的境地，而不过是伤害着好花，或以纸花来冒充真花；其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又是：使读者欣赏不到真正的民间创作，也毁坏了劳动人民的生活历史的生动记录；对民间文学的学术研究工作说来，提供了一堆毫无科学价值的不可靠的材料。

应当提倡忠实地记录。首先是把民间文学作品尽可能照原样记录和保存下来，而不要轻易地加以改动。这样，然后才有可能认真进行忠实于原作的整理加工，并且一篇作品可以有几种不同的整理方法；民间文学的研究工作，也才能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上，以便向科学进军；作家们需要根据民间故事再创作的时候，也能占有许多珍贵可靠的原始材料。在记录过程中没有经过“窜改”的民间故事，显然具有各方面的价值。目前我们的文学出版物中，民间故事小册子风起云涌，确是不少，可惜有许多都是掺过水的乏味的酒。象袁家驊记录的傣尼族的民间故事“母子翻身”那样有

意識地用忠實的态度記錄的書，是不可多得的。

忠實的記錄，慎重的整理，這是當前需要引起大家注意的头等重要事情。一切參加民間文學的搜集、整理工作的人，應當把它們看得象法律一樣尊嚴。這就是我們的殷切的希望。

民間文學的研究工作，在我國正是一門年輕的工作。隨着各民族民間文學作品的廣泛的整理出版和發展社會主義文學的需要，許多有關民間文學的理論問題的探討和作品研究，迫切需要開始。但是，雖然我們是站在一座又一座的民間文學寶庫面前，需要研究的東西是這樣多，用武之地很大，而從事研究工作的人竟微乎其微；很多問題無人過問，不消說，更缺乏爭鳴。這就使得這片園地上出現一種似乎平靜無事，工作情況也還不為人們所了解的状态。是的，開庫取寶者總是走在前面；但是研究工作落后于作品的發掘，跟不上取寶者和用寶者的需要，乃是一件令人焦心的事實。這種狀況，也是急須加以改變的。改變的方法可以有多种多样，而最不可缺少的、基本的方法之一，就是實行“百家爭鳴”，以活躍研究空氣，竟求真理。

在民間文學方面，需要討論的問題是很多的。有些問題，大家是有爭論的，需要展開討論；有的問題的確也值得研究，必須經過一番討論，才弄得明白。例如關於中國民間文學的範圍界限問題，目前就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並且影響到關於民間文學的各方面的工作，可是還不曾有一篇文章表示自己的見解；例如關於民間文學作品的整理和改編的

問題，也存在着各种不同的做法，很需要討論，《阿詩瑪》的整理就是一个例子，別的例子也俯拾即是。我們期待着民間文學研究者對這些問題發表不同的意見，進行探討，還希望大家運用馬克思主義觀點研究我國各民族民間文學的豐富內容，對許多問題進行探討，以便使馬克思主義在這門學科中同樣發出光彩。的確，對於民間文學的許多問題的研究，顯然不能依靠一篇文章，即“一家獨鳴”來解決問題，而只有依靠開展自由討論，提倡獨立思考，發表不同的見解，才能使我們的認識逐漸接近真理，獲得真理。

讓我們在祖國的輝煌的、巨大的民間文學寶藏面前當一名最好的礦工吧！

人民口头創作的三种整理方法

朱 宜 初

历来整理者对待人民口头創作的原始材料，綜合起来大致有下面三种整理方法；这三种方法依照材料的性质和讀者对象的不同，是完全可以同时并存的。下面就談談这三方面的問題：

(1) 就是整理者只止于編輯工作：这种整理办法是对原始材料不进行加工改动的。它全部保持人民口头創作的原始面貌。对原作品的口語、行文結構、故事情节、主題思想、体裁等等都不变原始面貌；这种整理方法甚至有时連个别不准确、拖泥帶水的字句也原封不动保留下来的。如錢南扬輯录的《梁祝戏剧輯存》、傅惜华編的《白蛇传集》、路工編的《孟姜女万里寻夫集》等都是。当“《民間文学資料丛书》序”談到后两本书的时候，就說：“一般的作品，經初步整理、校正；重要的古代民間作品，不加任何刪改。”这“不加任何刪改”实在也有它的好处，就是它以完全人民口头創作的真面目出現的，它更为真实的反映了一些复杂的社会內容。讀者往往能从其中研究出更多的、复杂的問題来。这类作

品大都應該是在民間流傳得已經相當定型的作品，或者它是將要隨時代而消失的作品。前者如傅惜華編的《白蛇傳集》、路工編的《孟姜女萬里尋夫集》；後者如一些由於科學逐漸發達而要逐漸消失的神話或一些反映舊社會生活的作品。

過去有些民歌，現在就絕對不唱的，如滇西少數民族解放前流行着這樣的民歌：

“頭昏吃不得燒酒，
放羊請不得豺狗，
石頭做不得枕頭，
漢人交不得朋友。”

這是過去反動統治者挑撥所造成的民族隔閡、民族仇恨；但是解放了的今天，在黨的正確的、偉大的民族政策下面，漢族的廣大人民根除了大漢族主義的思想，毛主席的光輝照耀到每一個民族地區，形成各民族的大團結，他們歌頌道：

“一根骨頭啊哪個一條筋，
共產黨和人民哪個一條心，
難忘啊難忘怎樣翻的身，
感謝哪個毛主席和解放軍。”

（湘西彝族民歌）

又如今日云南佤佤山地方的佤佤族及其他民族是这样来歌颂解放军与兄弟民族的关系：

“佤佤、拉祜、解放军，
好比芭蕉一条根，
佤佤、拉祜是叶子，
解放军就是芭蕉心。”

我們都还记得，解放前云南农村及少数民族人民叫国民党的军队，是叫“老黄狗”的，这“老黄狗”的名称甚至扩大到城市中，用来叫国民党的警察。

这类反映旧时代、旧社会生活的用语、诗歌、神话等，随时代的变化是逐渐在消失的，或逐渐在转换成新的内容。这类产生于旧时代、旧社会的人民口头创作，搜集来后，我认为是不需要改动加工的，它是历史的产物，应该保存它历史的面貌。

另外，有一些流传在民间的作品，它本身就已经是相当完美的作品，这种作品本身的语言、故事情节、主题思想等都往往超过最有才华的作家的水平。这是毫不足为怪的，因为它是长时间的广大人民的集体创作，是人民的才华、智慧的积累，任何个别的天才诗人都难以超过它的成就。象这类作品，收集来后，实在也没有必要去对它进行什么改动、加工。如宋朝大诗人苏东坡对民歌中的竹枝词：

“东边日出西边雨，
道是无晴(情)却有晴(情)。”

就沒有經過任何改动、加工而引用在自己的詩作里面。有些劳动人民就是很出色的讲一些传说、故事或笑话等，象这类作品是不必要也不应该去自作聪明的改动或加工的。

当然，这类完美的作品，如果其中确是夹有不准确或拖泥带水的字句，那也是应该改动的。但这种改动只是极个别的地方，而且它的改动也不加入整理者创作的句子进去，只利用了另一人民口头创作中的句子进去。这种作法，从总的倾向上来看，实在也不能说它进行了加工或改动，它丝毫不失人民口头创作的原始面貌，如何其芳、张松如编的《陕北民歌》，韩燕如编的《爬山歌选》一、二集及中央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研究所编的《河曲民歌采访专集》等。

除这些以外，还有极少数的这样的作品也是不必要或一时无法对它改动的：这种作品就是夹有大量的封建、迷信或色情的因素，或全是封建、迷信、色情的东西。这类作品在人民口头创作整个领域中来说，当然是极少数的，也是非本质的东西。人民口头的创作中有这样的作品也毫不足为怪，这正如恩格斯在《德意志的意识形态》中说的：“在每个时代里，统治阶级的思想，就是统治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在社会中有物质的统治力，同时它也有思想的统治力。”这种受统治阶级思想影响的某些人民口头的创作，它往往不但